

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五军战史
(初稿)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政治教研室翻印

第一章 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英勇坚持两年斗争

(1932年10月——1934年11月)

第一节 重建红军二十五军，粉碎 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

一、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和军民的 英勇斗争

1932年10月12日，机会主义者张国焘率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越京汉铁路西去之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极为严重。

敌人以约二十万兵力继续大举进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清乡”。在鄂东北地区，（当时通称的鄂东北地区，包括：湖北省的红安、麻城、黄陂、孝感和河南省的信阳、罗山、光山、黄川等县）有第三、十三、三十、三十一、五十八、八十、八十九等师和骑兵第二旅；在皖西北地区（当时通称的皖西北地区，包括：安徽省的霍丘、六安、霍山、潜山、太湖、桐城、舒城、宿松，河南省的商城、固始，和湖北省的英山、罗田、浠水、圻春等县。）有第七、十二、三十二、四十五、四十七、五十四、七十五、七十六等师和

独立四十旅，共十五个师又两个旅；此外还有民团、保安队等地方反动武装数万人。蒋介石下令限 12 月 15 日前彻底消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我根据地。

蒋介石在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初，就下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除搬出匪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敌人开始“清乡”以后，更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肆行白色恐怖。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红安县的闵家河、六安县的上楼房等地，都是一次就屠杀群众千人以上。红安城和七里坪等地都有尸骨累累的万人塚。大批青年妇女被蹂躏或贩卖。人民财物被劫掠一空。匪军兽蹄所至，尸骨遍野，火光烛天，庐舍成墟，田园荒芜，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豪绅地区等反动分子，纷纷随匪军还乡，到处逼迫群众插“白旗”

（敌人每占领一地，就逼迫群众用白布或白纸做成旗子，插在门上，以示“归顺”。后来，群众把被敌人占领的根据地统称为“白旗下”。）组织保安队、民团和“铲共义勇队”，推行保甲制度，实行反革命复辟。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和摧残破坏下，我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在鄂东北地区只剩下红安县的紫云区、七里区，麻城县的顺河区、乘马区，光山县的东区、南区、八里区和罗山、陂孝北（黄陂县、孝感县北部）陂安南（黄陂、红安南部）等县的一小部分；在皖西北地区只剩下赤城县（商城县东部）、赤南县（商城南部）的一部分和六安县的六区。

当时，留在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中共鄂豫皖省委员会（书记沈泽民）未意料到张国焘会逃跑，以为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不久就要返回。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主力红军回来，他

们做了糍粑，打了草鞋，捞了鱼，准备迎接自己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于10月中旬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只对反“围剿”斗争作了一般布置，没有考虑到独立坚持斗争的问题。同时，由于根据地被分割，部队分散，一下子也难以实现统一领导。因此，根据地军民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

形势是空前的严重。但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同强大的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时，为掩护其转移而留在根据地的部队有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七十五师（二二三、二二四团）和红二十七师（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共约五千人。还有红安独立师第二团，桃花游击师，红安、罗山、麻城、光山、陂孝北、河口（红四方面军转移前，我曾将河口划为县。）英山等县独立团，六安、霍山独立营等地方武装近万人。此外，还有大批红军伤病员。在失去统一领导的情况下，部队分散各地坚持斗争。

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活动于英山、霍山之间。在西界岭附近截歼敌百余名。在流波疃歼敌十二师一个营。之后，转至金家寨以西挥旗山、四道河、大埠口等地活动。

红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英山以北和皖西北道委、游击司令部会合后，与英山独立团和六安、霍山独立营等合编为一个师。10月9日，在太湖县城西南的趾凤河歼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部一个团。中旬，改称为红二十七军，下辖一、二、三、五团。之后，转战于潜山、桐城、舒城、霍山等县广大地区，先后在衙前、官庄、大沙河、给敌四十七师、三十二

师、五十四师以打击，掩护了群众和伤病员安全转移。11月上旬，缩编为三个团，返回皖西北根据地中心区，在大埠口与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会合。之后，留下第二团坚持皖西北斗争，军部即率一、三团与二二四团转赴鄂东北。

红二十五军特务营、红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红二十七师八十、八十一团，分别活动于红安以南和河口以北地区。二二三团和特务营在邓家桥歼敌十三师一个连，在官懋塘打击了敌保安团。在高桥河给敌十三师三十七旅很大杀伤，在八里弯歼民团一部。八十、八十一团在四姑墩、吕王城一带积极打击敌人，镇压还乡的反动豪绅地主，并于11月22日在羊角山歼敌八十师一部。

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活动于敌人的据点之间，到处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分子，破坏敌人交通线。红安县城、白雀园，沙窝等敌人的大据点，都曾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河口地方武装在小杨冲毙伤敌三百余人。陂安南游击队歼敌一个电话排。六安洪家山战斗营活捉了当地民团头子杨结巴子，并曾袭击伪莲花区公所。为坚持斗争，各地党组织还合编和扩编了一些地方武装。主要的有：罗山独立第六师，红安独立第七师，河口第八路游击师，商城第一路游击师，六安第二路游击师等。

根据地的广大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并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采取各种方法同敌人斗争，积极为红军侦察、带路、送信、运输、筹集粮草，收容掩护伤病员。敌人一到，群众就坚壁清野，上山入林与敌人周旋。群众没饭吃，宁愿吃树皮、观音土，甚至眼看全家人一个一个地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敌人烧山毁林，群众依然同敌人坚持斗争，并且写

下：“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等豪言壮语，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

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在斗争中表现了坚强的意志与崇高的气节。红安一个干部逃出敌人监狱时，在墙上留诗一首：

“大别山里出好汉，生就骨头似铁坚，今夜逃出虎狼口，明天回来报仇冤”。六安于家冲的区妇女委员、共产党员沈忠华，不顾敌人残酷镇压，组织妇女筹粮做鞋、搜集情报，设法通过敌人的严密封锁，送给山上的游击队。不幸被捕后，还用剪刀刺死敌人一个付官。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不断地打击了敌人。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力量分散，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根据地军民迫切要求统一领导，迫切要求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红军作为坚持斗争的骨干。

二、省委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和红二十五军的重建

11月下旬，红军五个主力团陆续到新集以南会合。二二四团归还红七十五师建制，红二十七军第一团恢复为红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红二十七军番号撤消。11月25日，驻新集的敌人八十九师两个团向我光山县南区郭家河进犯，26日，我军以五个团的优势兵力攻击该敌，激战终日，毙伤敌数百名。但由于指挥不够统一等原因，未能全歼敌人，且自己伤亡数百名必须统一领导和集中指挥的问题，更加急迫切地提出来了。

郭家河战斗后，省委签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未归，急需重建一支主力红军，以扭转根据地的混乱危急局面，遂于

11月29日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了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的根据地形势，总结了一个多月来分散坚持斗争的经验，认为即使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回来，也应当而且可能依靠现有力量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了独立坚持斗争和加强斗争力量，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原红二十七师改编为七十四师，其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依次改为二二〇、二二一、二二二团；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二二四团番号不变，另将红安独立一师第二团一部编为师特务营；原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为军特务营。30日编成，全军约七千人。

省委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关于独立坚持斗争和重建红二十五军的决定，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统一了领导，集中了力量，从而初步结束了红四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斗争力量分散和局面混乱的现象。从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经受了严重挫折之后，又开始了一个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的新时期。

三、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反“清剿”的初期斗争

蒋介石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以后，原以为来一个“清乡”就足以把留下的红军彻底消灭。事实恰恰相反，新的红军主力又已形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在继续向前发展。

1932年12月12日，蒋介石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划区“清剿”。其部署是：由北向南，沿光山、豆腐店、扬桃岭、余黄寺、骑龙寺、双庙关、三河口、周家冲、南太村之线，将我根据地划为两个“清剿”区，西

为“经(扶)黄(安)清剿区”，东为“商(城)罗(田)清剿区”。“经黄清剿区”指挥官为敌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指挥部设于河口镇，兵力十个师。以第三师、三十师两个旅，八十九师一个旅，共十三个团，为“清剿”部队：八十三师、十三师、三十师一个旅、三十一师、八十九师一个旅、五十八师共二十四团，为“驻剿”部队，分别配置于河口、红安、张店、麻城、新集、宣化店等地区。“商罗清剿区”指挥官为敌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部设于潢川县城，兵力六个师。以八十师、五十四师，共十个团。为“清剿”部队；四十七师、十二师、四十五师、七十五师，共二十二个团，为“驻剿”部队；分别配置于僧塔寺、金家寨、南溪等地区。在皖西北霍山、六安、霍邱地区的敌第七师、三十二师、独立四十旅，则策应“商罗清剿区”行动。敌人总兵力十五个师又一个旅，共约八十个团，此外还有罗山丁应坤、光山易本应、商城顾敬之等地方反动武装。敌人的主要手段是“进剿”和“驻剿”结合，要求“进剿部队不论匪向何方逃窜协同努力“追剿”，“驻剿部队应于驻地各要点构筑工事，严密堵剿，并须酌派部队协助进剿。同时，还大肆烧杀虏掠，加紧反动宣传，强行保甲制度，严密经济封锁，以摧毁我根据地，破坏我根据地，破坏我军的生存条件。蒋介石狂妄地限令在1933年1月底以前将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彻底肃清”。

省委从缴获的文件中，对敌人的划区“清剿”计划有所了解，同时又得悉红四方面军已到了陕西省南部，遂于12月30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谴责了张国焘的失败情绪“逃跑右倾机会主义”（鄂豫皖省委1933年1月5日给党中央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会议决

定红二十五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并将七十四师二二一团改称二四四团，留在皖西北的原二十七军第二团改称二四六团，连同红二十五军特务营，约三千人，组成红二十八军（又称八十二师），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斗争。

省委临时紧急会议以后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分别活动于麻城和红安以北地区，先后给了敌十三师、三十师、三十一师以打击，歼敌数百人。

1933年1月上旬，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在麻城县大畈组成后，在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的率领下，开赴皖西北，以大踏步的进退与敌人展开斗争，先在四道河附近和胭脂坳给敌人七十五师、五十四师很大杀伤；接着，冒风雪向东北挺进二百余里，攻占敌人囤集军粮的叶家集、开顺街等重要据点；之后，在双河山歼敌七十五师近一个团，在小南金、窑沟等地予敌十二师、四十五师以严重打击。

四、郭家河歼灭战

1933年2月初，蒋介石由于大规模划区“清剿”计划未能实现，决定延长期限，并局部调整了部署：令八十九师为“进剿”部队，将原驻信阳以北铁路沿线的三十五师调至新集，另调四十四师接替调出的第三师、八十三师的防务。

3月初，省委鉴于分兵活动战果不大，鄂东北地区武装和根据地继续受到损失，决定红二十五军集中行动，命令全军集结于新集以南的野鸡楼一带，寻找机会歼灭敌人。

3月4日敌三十五师一〇四旅（两个团）进占郭家河。省委和军首长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三十五师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又是新接防地，人地生疏；其一〇四旅进占郭家

河，更是孤军深入，离周围据点黄陂站、七里坪等都有一天路程，不易很快得到增援：我军在分兵活动中经过休整，求战心切；郭家河是老根据地，群众条件也很有利。于是，省委和军首长决心乘敌一〇四旅立足未稳之时，集中全军力量将其消灭。确定：七十四师和军特务营进攻郭家河的敌人；七十五师占领郭家河东北的磨儿山一带，阻击可能由新集增援之敌，并在必要时支援对郭家河的进攻。

当主力开进之前，我光山县弦南独立团、罗山县警卫营等地方武装和上千群众就在郭家河周围不断袭扰敌人。

3月5日夜，我军在野鸡楼进行政治动员。军首长指出了这次战斗的意义和胜利条件，号召全军同志英勇战斗，全歼敌人，打响全军集中兵力作战的头一炮。尔后，部队即向郭家河开进。6日拂晓到达郭家河东南代家岗一带。军首长命令七十四师以二二〇团及军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实施主攻二二二团从郭家河以南及西南实施攻击。

部队受命后，立即发起攻击。首先，二二二团以勇猛迅速的进攻将郭家河东南羊儿岩高地上的敌人警戒部队一个营大部歼灭。紧接着，二二二团由西南，二二〇团和军特务营由东北，以合围之势向郭家河之敌猛烈攻击。周围山头上的地方武装、游击队和群众呐喊助威。我军士气更旺，勇猛冲杀，敌人一部就地被歼，其余仓皇向西北逃窜，被我追击围困于二道河东南洼地，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将其歼灭。少数溃散的敌人，又被我地方武装和持锄头扁担的群众全部截获，无一漏网。这次战斗，将敌一〇四旅全部歼灭，毙敌二〇七团团长等百余人。俘敌二〇五团团长等两千余名，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八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多支，战

马百余匹。我军仅伤亡三十余人。

郭家河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是一次出色的歼灭战。这次胜利的取得，是由于：情况判断正确，决心果断，部署恰当，做到了知己知彼，不失战机，集中兵力，迂回包围，打歼灭战；部队进行了有力的政治工作，指战员们充分发扬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斗作风；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作了有力的配合和支援，郭家河战斗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这次胜利，给根据地军民极大鼓舞。战斗结束后，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部队拥进郭家河，热烈庆祝胜利。不少人愤怒地扯着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要他们赔偿房屋、耕牛、谷子、并要部队杀掉他们为死难群众报仇。

郭家河战斗大大震慑了敌人。战斗结束后，敌三十五师和十三师分别告急，前者说新集被围，要求增援；后者说红安受攻，忙将周围的三个团调回城内。3月10日，当敌八十师二三八旅、三十师八十八旅、三十一师四个团根据蒋介石、卫立煌的命令赶至新集时，我军却出现于红安县东北的袁英河地区，并包围了打鼓岭，向守敌十三师七十六团展开进攻。同时，派少数部队佯攻宋埠，吸引敌人南顾。3月12日，卫立煌判明我军位置后，一面命令十三师向袁英河进攻，三十、三十一师等部立即返袁英河地区，一面要远在孝感县东新店一带的八十九师急速开回河口。13日，我军在袁英河以南的九龙缠顶给敌十三师先头团以歼灭性的打击，

然后向麻城县北部的杨泗寨地区转移。

卫立煌发现我军东去，即以三十师、三十一师的六个团为右纵队，共十二个团，自红安、七里坪一线分三路向我追击，拟于19日“会剿”于杨泗寨地区。18、19日，我军在杨泗寨、槐树坳李家寨地区占领有利地形与敌十三、三十、三十一师之各一部展开激战，杀伤敌人七百余人。这时，红二十八军由皖西北来到麻城县以北福田河地区。省委拟集中两军与敌作战，但由于敌八十九师的阻隔，未能联系上。各路进攻之敌继续进逼，红二十五军遂北上光山县南部，红二十八军则东返皖西北。

卫立煌误认为东去的是红二十五军，亲率各路进攻部队越出“经黄清剿区”紧紧追击。但追至南溪以西的九歌山、关王庙一带时，发现判断错误，只得垂头丧气地率部队返回原防。红二十五军趁此时机，为准备继续反“清剿”，在光山南部的南向店地区进行了休整。

五、潘家河、杨泗寨战斗连续获胜，根据地形势好转。

4月初，红二十五军由南向店转回麻城县北部大畈一带。这时，红二十八军由皖西北过来（二四四团第一营留在皖西北）。该军3月中旬由福田河地区东返后，于27、28日与敌七十五师二二四旅进行激烈的战斗，毙伤敌数百名。王平章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合后，省委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加强红二十五军，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另将独立师十六团改编为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全军共万余人。同时，为了坚持皖西北地区斗

争，决定再度组建红八十二师，红二十八军特务营与二四四团第一营及六霍游击队组成二四四团，以部分地方武装组成二四六团（一个营）。之后，红二十五军进至郭家河附近，准备歼灭罗山县卡房之敌。

卫立煌由皖西北返回鄂东北后，下令将两个月来疲于奔命豪无所获的八十九师的“进剿”任务解除，改由十三师专任全区的“追剿”队。接着，于4月10日命令十三师由华家河、七里坪北上，五十八师由黄陂站、吕王城向东策应，三十和三十五师由中途店、泼皮河向西策应，“清扫”我光山以南地区。13日，敌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亲率三十八旅七十团、七十六团和三十七旅七十八团为右纵队，由七里坪出发，经香炉山、仰天窝向郭家河村北犯；其三十七旅（欠七十八团）为左纵队，由华家河出发，经平头岭、郭家凹向老君山、黎子沟北犯。根据这个新情况，我军当即放弃进攻卡房计划，决心乘敌五十八师及十三师左纵队尚在天台山以西，三十、三十五师尚未动作的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打击突出之敌十三师右纵队。地方武装在外围牵制其各路敌人。

14日下午，敌右纵队沿潘家河西岸进到潘家河村及其以北地区，七十五团占领鸡公寨高地，七十八团第三营过河占领黄石岩高地。七十八团一、二营在白果树店露宿，师部及七十六团在潘家河村附近露营。根据敌人的配置和地形条件，军首长命令：地方武装独立第六师在鸡公寨一带牵制与迷惑敌人，并保障我军右翼的安全；七十三师从正面向黄石岩敌人进攻，歼灭该敌后续部队；七十五师迂回到黄石岩敌人的右侧，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力量歼灭敌后续部队；七十四师为预备队，命令下达后，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指

战士们听说要狠狠地打击敌人的主力十三师，无不欢欣鼓舞，立即展开挑应战，掀起了比赛缴枪，捉俘虏的热潮。

当夜，我军秘密地进抵黄石岩附近，独立师也迫近了鸡公寨。15日拂晓，敌七十八团一、二营开始过河，拟与其第三营一部后，与河西主力齐头向郭家河村前进。我七十三师乘漫天大雾，以迅速勇猛的动作，首先攻占黄石岩制高点，歼敌七十八团第三营一部，尔后配合七十五师将敌七十八团全部压制河边狭窄地段上。经过反复冲杀，激烈战斗，将敌大部歼灭。万耀煌见此情势，一面急令其左纵队驰援，一面指挥七十六团两个营渡河投入战斗。我军主力遂指向敌七十六团渡河部队，趁其立足未稳予以迎头痛击。敌仓皇回窜，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河水陡涨，敌人淹死甚多。这时，一直牵制住鸡公寨之敌的独六师，向该敌发动猛攻。万耀煌误以为我军主力由上游渡河发动攻击，慌忙退至钟家岗。天黑后又怕我夜袭，率部再向西退至十余里以外的香炉山。

战斗过程中，敌十三师左纵队推说天雨路险，无线电机件失灵，不敢来增援。五十八师则滞留在老君山一带，隔岸观火。三十、三十五师于出发当天即退回原防。战后，一向嚣张的卫立煌缄默无言，一令不发，迟至22日才决定撤销十三师的“追剿”任务，令八十九师接替。

潘家河战斗消灭了敌人主力十三师共一个多团，并使敌人进攻光山南区的计划就此破产。这个胜利，主要是由于：周密地分析判断了敌情；正确地决定了打击敌人运动中突出的一路，在战役的劣势中以地方武装牵制和迷惑了敌人，造成了战术上的优形；利用夜暗秘密运动兵力，突然发起攻

击；抓住敌人逐次增兵的错误，予以各个歼灭；战前和战斗中都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但是，这次战斗在部署上还是有缺点的，当时如能采取有些指挥员的建议，令七十四师过到河西迂回敌之侧背，胜利可能更加完满。

潘家河战斗后，红二十五军转向麻城县北部，寻机打击敌三十、三十一师。4月18日，我军到达扬泗寨附近时，与由大河铺出发的敌三十二师四个团遭遇，经激战，歼敌一部。20日敌三十一师、三十师再次向扬泗寨进攻，我军坚守阵地一日，再次给敌人沉重打击。这两次战斗，共歼敌数百名。仅敌三十一师战报就自供伤亡团长二名，营长六名，连、排长三十余名，士兵三百余名。

郭家河、潘家河、扬泗寨等战斗后敌三十、三十一师退至麻城、宋埠一线，我麻城县的乘马区，顺河区大部恢复，民团纷纷逃跑，敌人的炮楼全被群众拆毁。红安、光山、罗山、陂孝北等县的根据地和皖西北地区也得到相对稳定和部分恢复。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得到进一步发展。

蒋介石由于其划区“清剿”一再破产，于4月19日任命卫立煌为“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重新调整部署。至此，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大规模划区“清剿”即被我粉碎。

自红二十五军重建，特别是集中兵力作战以来，军事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初步好转。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在这一时期中，在作战指导上符合了客观情况，能够正确地集中兵力，打击孤立或薄弱之敌，并注意打运动战、歼灭战。战斗的胜利证明，重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它已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新的主力红军。

第二节 “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七里坪战役和中心区保卫战的失败

一·七里坪战役的失败

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和机会主义者张国焘把持的鄂豫皖分局，曾一再提出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1932年10月，由书记沈泽民同志主持的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就根据这种主张，把“夺回中心城市”作为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之一。郭家河战斗胜利后，这一指导思想，终于逐渐形成为冒险主义的军事行动方针和夺取七里坪的错误决策。

郭家河战斗后的第二天（1933年3月7日），省委就在《鄂东北通讯》所发表的捷报上号召广大群众：“起来：趁热打铁的起来”“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接着，3月下旬召开的鄂豫皖省苏维埃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认为郭家河战斗开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大举反攻时期，形势是行船遇顺风”，再次号召“一定要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等中心城市。”

不久，省委收到了党中央1933年3月10日的《反四次“围剿”中的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的军事指令》。指令提出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等。并且说：“用各方面游击战争的方法，彻底解决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只有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

才能解决这些任务”。指令给红二十五军规定了具体的“反攻计划”，第一步是夺取七里坪、河口、红安；第二步是夺取新集和光（山）麻（城）交通线的中间地段。指令规定，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必须把“一切的常备武装有组织的联合，都归编到二十五军里去”，“改组后的二十五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指令最后强调，“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在现在”。于是，省委在4月14日发布了《通告第一〇六号》，把“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一切城市”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

潘家河、扬泗寨战斗连续胜利以后，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被粉碎，省委便于5月初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

但是，当时我军根本不应该以夺取中心城镇为行动方针，也不可能夺回七里坪。

从总的敌情看：鄂豫皖边区共有敌人十四个师又四个旅，兵力超过我军十倍以上。敌人占领着我根据地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控制着所有的主要交通线，而且正在酝酿着第五次“围剿”。

从七里坪的具体情况看：七里坪位于红安县城以北四十里处。北、西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两面均为高地，大小悟仙山尤为突出的制高点。潘家河战斗后，敌十三师三个团六千余人进驻七里坪（七十五、七十六团驻镇内、师部及七十八团驻镇南枣林岗），遍筑围墙、壕沟、碉堡，设置铁丝网、鹿寨等，工事相当坚固。而且七里坪周围不远的城镇均驻有敌人，特别是红安县城及其附近的八十九师四